

钱粮胡同往事

◎国宝档案

钱粮胡同是北京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胡同，根据明代《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记载，这里当时叫钱堂胡同，明代造币厂就在这里。清代，户部宝泉局在这里设南作厂继续造钱币，用于发放薪饷，而薪饷又有钱粮之称，遂有了钱粮胡同之称。

胡同里的“红楼情缘”

清代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曾经提到帛公府在钱粮胡同，并这样解释：“帛公府为怡亲王次子宁良郡王讳宏皎（注——现在常写为弘皎）之后”。

爱新觉罗·允祥（原名胤祥）是清康熙帝的第十三个儿子，雍正帝继位后，被晋封为怡亲王，允祥卒后，七子弘晓于当年袭爵成为第二代怡亲王。雍正帝为褒奖怡亲王允祥之功，加封弘皎（允祥第四子）为宁郡王，府邸在东单北极阁。到了清末，帛公府的主人到底是宁郡王弘皎的那个支脉无从知晓，而且府邸的地点不详。

《红楼梦》中有个北静王，宝玉称其为贤王。据说这位北静王的原型就是第二代怡亲王弘晓。有趣的是，著名作家、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刘心武，在钱粮胡同35号（旧门牌）居住了13年。由此可见，这条胡同里冥冥中有种“红楼情缘”。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于此

虽然帛公府的具体地



址不详，但另一位清中晚期的重臣在钱粮胡同的宅邸则令人熟知，那就是大学士耆英的住宅。

耆英（1787—1858），满族正蓝旗，主要在道光、咸丰两朝做官，担任过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礼部、户部尚书、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不过，随着清代后期国力的衰微，耆英的仕途也颇为坎坷。他和伊里布，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中方代表。后因朝廷内部斗争，耆英遭弹劾。

根据记载，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被派赴天津与英法联军交涉，由于英军在占领广州期间查获大量档案文件，发现耆英在上报朝廷的时候并没有如实禀报英方的要求，因此英方拒绝与其谈判。耆英因惧罪擅自回京，咸丰帝令其自尽。

耆英府是座大宅子，东、中、西三路六进四合院，如今钱粮胡同19、21号

只能看到前四进院，最后两进院，要从钱粮胡同北侧的育群胡同20号、甲20号进去才能看到。

大学士耆英的住宅见证了这段风云岁月。民国初年，这里曾暂居一位大学者：章太炎。当年，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最初章太炎幽居于龙泉寺，1914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于钱粮胡同19号。那处宅院便是耆英住宅的东路。

章太炎被幽禁期间，其弟子鲁迅多次到钱粮胡同探望。在鲁迅的日记中，即有7次探望的记录，而且每次去都是“晚归”、“夜归”、“傍晚归”，春节期间，他还过来给章太炎拜年。

章太炎的另一位弟子黄侃更绝，他直接带着被子搬去与恩师同住。那段时间，黄侃白天去北大授课，晚上则到钱粮胡同陪章太炎，顺便听他讲文学史。这种日子一连持续了几个月，直到黄侃被警察强行驱逐出去。

陈梦家用稿费在此买房

民国时期著名画家金城以及后来成立的“湖社”画会也在钱粮胡同。陈宗藩《燕都从考》里记载，“钱粮胡同，画家金城居于胡同之西。”

1920年5月，金城、周肇祥、贺良朴、陈师曾、陈汉第等二十多发起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地点在石达子庙（南河沿大街普胜寺）。1922年迁往当时的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水榭，后来以虎坊桥114号越中先贤祠为会址。中国画学研究会兼具研究、教育、编辑以及出版等职能。

1926年9月，金城去世三个月后，金开藩、金开华兄弟及金城弟子成立“湖社”，活动地点在金城的居所，东四钱粮胡同15号（今27号）金宅的墨茶阁。“湖社”的活动一直到1936年，后因金开藩患中风，逐渐解散。

巧合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王世襄的燕京大学学长陈梦家也热衷明式家居收藏。而陈梦家后来也在钱粮胡同34号（旧门牌）居住。

陈梦家（1911—1966），浙江上虞人，生于南京，中国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1931年夏，陈梦家毕业于中央大学，获得律师执照，但他没当过一天律师。当时，他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被称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1931年，《梦家诗集》由新月书店出版。1932年，

陈梦家与同学加入十九路军，在淞沪前线目睹了战争的惨烈，他写诗多首，编为诗集《在前线》。1933年初，日军进犯热河，陈梦家再次主动赶赴前线。1934年陈梦家师从容庚、唐兰，在燕京大学攻读古文字学。

1936年陈梦家与赵萝蕤结为连理，结婚仪式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办公室举行。陈梦家获硕士学位后，留燕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赵萝蕤在清华大学西语系任助教。1944年，陈梦家赴美讲学，借此机会，他开始搜集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资料，1947年完成《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初稿。1947年清华大学成立文物陈列室，陈梦家任筹委会主任，1948年赵萝蕤从美国回到了北平。1949年后，陈梦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赵萝蕤在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陈梦家转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萝蕤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

1957年，陈梦家七十余万字的甲骨学巨著《殷墟卜辞综述》出版，他用稿费买了一处住房，在钱粮胡同34号，他将这处居所命名为“一书院”，并给书房取名为“梦甲室”。

1966年，陈梦家去世，钱粮胡同34号很长时间都空着。经过数十年的变迁，当年的院落，现已无法确定具体位置。

聚寿堂里有“密谋”

如今钱粮胡同里有不

少餐厅，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初，钱粮胡同就有一家名冠京城的大饭庄：“聚寿堂”。老北京的餐饮业有“八大堂”、“八大楼”、“八大居”、“八大春”之说，钱粮胡同的聚寿堂便是“八大堂”之一。民国徐珂编著的《实用北京指南》（1923年增订版）第八编“食宿游览”提到聚寿堂时这样介绍，“婚丧及做寿演戏，多在饭庄，以其屋宇宽敞也。”

这座饭庄，也见证了诸多历史。当年蔡锷摆脱袁世凯密探的监视离开北京，坊间有多种版本，但据哈汉章《春藕笔录》回忆，蔡锷正是从聚寿堂离开北京的。哈汉章《春藕笔录》记载，1915年11月10日是他祖母的八十大寿，他在钱粮胡同聚寿堂大宴宾客。蔡锷到得早，对他说：今天可以打一夜牌。哈汉章叫刘成禹张罗，蔡锷拉住刘成禹的手说：我与你同案三年（蔡、刘同为参政院参政），今天要畅聚一夜，你要慎择“对手”。

刘成禹会意，挑了张绍曾、丁槐两个人，他们四个人打了一夜牌。翌晨7时，蔡锷从哈汉章家的侧门出去，由新华门直入总统府上班，并给小凤仙打电话，约她12点半一起吃饭。监视的密探因此麻痹大意，蔡锷借机溜到天津。

蔡锷的这几位牌友志同道合，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他们巧施妙计掩护蔡锷摆脱密探监视，安全离京。（据《北京晚报》）

齐白石早年画的螃蟹什么样？

我们都已熟知齐白石画蟹一绝，可与他的虾相媲美，他三笔画出一个蟹壳的方法，在现在的儿童国画班中，依然在使用。这样活灵活现的螃蟹画法，是在他五十多岁“衰年变法”之后才开始的，此时的他已经对笔墨的掌握极为精准，加之经过了一遍遍的实验，把儿时在乡野池塘边看到的螃蟹行走的样子，化为笔墨之间黑与白的关系，蟹壳的凹凸、蟹爪的锐利和蟹腿上细腻的绒毛感，笔笔精简，笔笔精到，令人叹服。

大师并非一日练成，大师之前的之前是在命运中沉浮的湘潭青年雕花木匠——齐纯芝，齐纯芝是个好的手艺人，活好心细，爱画画，还不矫情，愿意为主顾家的女人们画画鞋样子、衣服样子，若放到今天我们也愿意遇到这样好脾气的装修师傅，帮你家做了木工活之后，还免费帮你画个装饰画。在清代末期，二十七岁的人生命运或许没有那么容易转折了，但似乎天命又有着其他的安排，让齐白石在机缘巧合之下被乡绅胡沁

园惜才收为学生，若让我们开启上帝视角的话，也许一些偶然之中有着必然，北大门口的保安经过努力终究也是会成长为职校校长的，有些道理古今相通。

齐白石跟随胡沁园学习之后，就不再做雕花木匠，一心学画和诗，胡沁园擅长工笔画，也画写意花鸟画，胡沁园的《草蟹图》，有徐渭和八大写意的影子，潇洒飘逸，看起来似乎更多为怡情。齐白石早年的《芦蟹》，从芦花到螃蟹都和胡沁园的《草蟹图》

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在蟹脚的刻画上更为细致和写实，更注意表现蟹脚的尖锐和螃蟹行走的动感，而并非几笔草草了事，其中已见齐白石的心思，天资不可欺，直觉这个东西挡都挡不住。

与胡沁园的这段缘分，让齐白石从一个乡村的雕花木匠转变为画师，他的身份发生了质变，进入到湘潭的文人圈子里，由此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并一起结成诗社，谈诗论画，这些朋友许多都和胡沁园有着或多或少的关

系。此时的齐白石，尚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中国画大师，他未来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但终于有了起点。

而此后，齐白石的艺术人生，更是得益于好几位恩师益友的知己之恩。若您对齐白石的人生经历感兴趣，您会发现，齐白石与几位师友的缘分和真挚情谊无疑是他的艺术人生的一座座桥梁。而通过这些桥梁，齐白石的蟹，从此蟹到彼蟹，蟹酒之间人生匆匆已过，有画为证。

（据《西安晚报》）

